

長跪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

長 跪

洪 為 法 著

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

原價 國幣四角五分

特價 國幣一角五分

著作者 洪 爲 法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 荇 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長 跪

目 錄

長跪.....	1
爸爸沒有了	23
哭父.....	35
鏡中.....	45
青楓峽.....	59
憶楓峽.....	67
惜別與眷懷.....	77
蛙鼓.....	91
慢些.....	99
鳴鳥與鳴蟬.....	109
烏鴉的埋藏.....	113
渺茫.....	123

長 跪

—— 哭 父 之 後 ——

似水的光陰，他是條百鍊的鐵索，將我捆縛得再無些子迴旋的餘地，安放在生命的巨流中，匆匆的便帶着逝去了。父親！就是這麼匆匆，我已離開你兩年多了，距我寫“哭父”的時間，也整整有了兩年。在兩年前寫“哭父”之時，父親，你該知道，我那時的眼淚比蠟炬就燼時傷心落淚還落得快些；然而儘管落淚，儘管傷心，在不可測的未來，微微觀去，總像還有許多美滿的境地期待我，有同碧海

青天中夜星的閃爍。在那裏，我便可盡一些應盡之責，一方面慰生，一方面慰死。啊啊！父親！我最親愛的父親！兩年來的我却已經醒了，真的醒了！我不但欺騙了家人，欺騙了父親，我更欺騙了我自己，我歷來著上的華采的虛僞之衣，一次一次的風波，使我不得不一件一件的卸下。父親！就在如今，我不願再欺騙你了，只有長跪在你面前，訴我兩年的慘痛，暴露出我卑劣的原形。

兩年來在我眼前總有一個奇異的黑影子在徘徊，並且一天一天的增厚起來。起初還是夜間遇到的多，如今，唉！幾乎無時無地不見到他了。與別人言談正是興高采烈之時，可以立刻斂容不語，緊蹙着眉頭；獨自讀書正是津津有味之時，也可以立刻拋擲下書卷，咄咄的仰視那沉滯的天空。這是不須多解說的，父親！便是那黑影在魔鬼般的作祟啊！

這黑影在魔鬼般的作祟，請你原諒我，原諒我能力的薄弱！自然，我也曾用理知去驅逐他，或是用感情去驅逐他，可是能力薄弱的我，如何能驅之遠去呢？於是我希望便一齊投入了黑暗，生命也便如遭遇到日光的冬日積雪，委頓銷沉得可憐。

——永遠的冬日呵，永遠的黑暗！……

父親！提到永遠的冬日與黑暗，這對於我才是至為確當的銘贊。在理母親還健在，我也還是二十幾歲的人，不應言志，不應說自己的青春已經消逝，可是我的精神與肉體不能容許我不說，我的思想以及所遭際的事實更不能容許我不說，——唉！不說又如何呢？未老先衰了！人到了未老先衰，前途有什麼光明偉大之可言？——永遠的黑暗了！

記得去年的暑假，我由武昌回來，勉強的將父親出了殯，忍心的送到一個冷落的禪寺中，一時念及，我最親愛的父親！我的眼淚止有咽下肚裏去，

在寂無人處去偷彈。房子不是我們自己的，久久將靈柩放在家中，這如何能行呢？母親說：“你爸爸這一出門便永遠不會回來了！”是的，你何日能回來呢？朝來寒雨，晚來寒風，被謝的春紅，原無再回故枝的希望啊！如今家中各事，像都漸次恢復了父親未永訣以前的狀態：早上那麼起，晚上那麼睡，日間那麼操作飲食。這就像一條本來平靜的小河，偶然拋下一塊卵石，一時掀起許多水泡，佈散出許多水痕，在不久時間之後，自易恢復了原有的平靜狀態。可是，回憶是不會消滅的，死的慘傷也不會變為生的愉悅的。父親！你是長離我們了！表面的平靜總不能止着我心頭的激盪與慘傷。你一個人寄託在冷落的禪寺裏，鐘聲悠沉的敲着，風聲蕭飆的吹着，燭光沒有，月光也不會射進去的，漫漫的長夜，如何能消磨過去呢？如今天寒霜降，樹木都瑟縮的可憐，家中人都趕做棉衣，添上絮被，想與這

苦寒掙扎，等待陽春之來到，父親！你呢？永不會與家人團聚了！永不會再聽弟妹們歡笑了！永不會再有棉衣與絮被之禦寒了！風霜，任他侵陵！黑暗，任他襲擊！母親說：“你爸爸這一出門，便永遠不會回來了！”唉——

以這冷落的禪寺，原無什麼使父親留戀之餘地，而命運之神還來欺負你，父親！這又從何說起呢？那一次的火警，雖未傷毀了靈柩，也真險極。其時我在武昌，家中寫信告訴我，我心中怕不有萬千利刀在絞攪？後來揚地朋友疊疊來信，勸我將父親從速安葬，不必顧忌風水。啊啊！父親！你兒子無論智識如何淺薄，也不至顧忌風水，我已澈知風水是屬於富貴人的，貧無立錫的我，還能講到這些？然而風水可以不信，金錢却不可不有。父親之遲遲不葬，非風水所限，而實為金錢所限。人都說，只須一二百元，但一二百元又如何籌措呢？富有的親

友，他們和我們已站在兩個世界中。立在高處閑眺着隔岸的火警，紅光燭天，白烟瀰漫，自有奇麗的景色可供欣賞，誰還有閑暇從慘痛中發抒出一些同情，沒有同情，自更論不到相調相卹了。至於一些能表同情的，而他們又多和我們處在均等的地位上，未足從物質上表示他們內心熱烈的同情以及深切的哀痛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還記得去年冬日一天的薄暮，我和K於晚膳後又無賴的踱到一片曠野去。寒風緊一陣慢一陣的吹着。幾棵衰柳，她那盛損的眉葉，多半已散落在地上，祇有少數還依戀着枝頭。灰暗而愁人的暮靄，漸次凌逼了來；遠遠的軍號聲不知爲了什麼原故，格外吹得淒厲些。我們倆沿着一條小徑走去，脈脈不作一語。末後，走到衰柳面前，我拾起一些萎黃的柳葉，向着K說：

“這便是孤兒的象徵了！”

K凝了一凝，脈脈不作一語，眼眶却早紅暈了。這時遠遠從一座教堂裏送來一片晚禱的鐘聲。父親！“天國近了，你們速來懺悔！”我立刻記起耶穌的宏音，父親！我那時恨不和耶穌一樣的在十字架上磔死。父親的窀穸未安，遊子還在千里外飄流着。求學求什麼呢？寒不可衣，餓不可食，讓父親冷落的在剎院中，母親憔悴的在家庭裏，百般支撐撫育着弟妹，啊啊！天呵！

後來度過了年 我便到長沙去服務，父親！我爲什麼到長沙？此中的隱痛，你九泉該已知之。K對於我到長沙，曾慰藉我說：“你到長沙也好。客地除却苦寂，酬應費用該要少些，等到暑假總可聚得一二百元吧？聚得一二百元是不易的，也可於暑中歸去完却一筆心事，——你到長沙也好！”K這所謂完却一筆心事當然是指父親安葬的事了。所以於我由武昌再流落到長沙的時候，除接濟家用外，

便真想積聚幾文。多雨的長沙，伴着我流淚；卑濕的長沙，伴着我憂鬱。異鄉作客原是不堪忍耐的，而況我之所在的岳雲中學又百般的使人感覺到不暢遂，更是不可一日居。然而，我盡力的忍着，忍着，忍到不可再忍時，父親！我想到你，想到你臨終時，從無色的月光中傳達給我的遺囑，我便還是忍着忍到暑假了，也曾積聚了幾文，省衣縮食的放在那裏，何意呢？人事原是不可測的，抵家以後却又輾轉的耗去，於是至今還將父親安置在冷落的寺院中。父親！我最親愛的父親！天國近了，我如何不向你長跪着懺悔呢？近一兩日來，霜風更是緊逼的難受。你兒子儘管看着同事的擁起羔裘。自己却還著的薄棉，瑟瑟的從早達晚。人們從齒縫中露出一絲唏噓之聲，這是惟一的對我之賞賜了。有時他們還向我說：“我身體真好，到如今還穿得如此少！”父親！帶着揶揄的贊揚，怕比真正的揶揄還難忍

吧？不能發揚的你兒子，不能爭氣的你兒子，也祇有吞聲的受人蹂躪。我不能將他們扯了降到與我均等的位置，也正和他們不願將我提了，升到與他們均等的位置是一樣啊！因此，父親，我想你至今未能安葬，冥冥之中，必也受鬼之揶揄，新鬼大，舊鬼小，小鬼當必格外的兇惡。父親！如今你瑟縮的度此漫漫長夜，怕還比你兒子受苦了，此皆你兒子的罪惡——你兒子不能多積幾文，以致延緩至今。不能發揚，不能爭氣，父親！你白白撫育他一陣了！也白白期望他一陣了！

半年忍痛的長沙，夢想終於成了夢想，光亮的金錢先便不易轉到貧苦人的手上來，即幸而轉到一些了，也很易的從囊中逝去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加之我又太不練達世故，不能另設別法。父親！你是明瞭的，傲慢是你兒子的天性。媚意的笑容，蜜意的話語，使人家處處感受到甜適，從這甜適中

或可得些富人們的唾餘，呼與也好，蹴與也好。然而，我已說過，傲慢是你兒子的天性，又無論如何也學不會，這真無可奈何哩！近來自己也常引以自責，以為這不是處世之道，慢慢的悔改起來。第一，便是與任何人相見時，都報以很恭敬的鞠躬，奉以很嫵媚的容顏。人家閑話時，無論有事與否，總設法加入進去，說幾句動聽而又恢諧的話，博得大家的一笑。若是人與我有所商榷時，或者問詢時，甚至有所命令或責難時，預先恭敬的立起，笑容可掬的答他幾個是字，同時腰還略略的弓下。不過終於失敗了！笑容總掩不下臉上的憤嫉。在言笑時還能眉蹙着嗎？又能嘴擎着嗎？而我總須帶着蹙眉與擎嘴！足恭總掩不了骨骼的強項。在足恭時還能肢體不柔和些嗎？是處隨緣些嗎？而我又總不能柔和與隨緣。如此的支撐了一陣，父親，我失敗了，我也頹喪了！倔強，剛愎，傲慢，……這是我的

末路，於是我從前所曾允許過父親的一切，都成畫餅了。最近且連畫也不敢再畫，迷夢甦醒後的悲哀呵！

不過，在我子夜夢回的時候，靜靜的臥在床上，聽着遠近的寒犬的吠聲，給與我意外的怔忡。一時兩時的悠遠的鐘聲，沉沉的送到我耳邊時，總令我疑惑是城龍光寺特意送來的。這令人猛省的鐘聲，父親！不就是你送來的訓斥嗎？偉大的訓斥啊！於是我從消沉的海裏又探首外來看看未來的花園，將努我最後的力，將父親安葬了，再做些父親欲做而未做的事，——然而……………

如今我總算回到故鄉來做事。故鄉，我本應歡喜，這麼便可以和母親弟妹們接近些，也可多照料些。春花秋月的時光，故鄉總比客地好看，比客地來得賞心。這在我未歸來前，確曾如此想，也曾如

此希冀，如今歸來五六月了。春花雖還沒有到，秋月却已見到草草的勞人，任你罷，秋何月而不清，月何秋而不明，更有何賞心的樂事？秋風打到我心上，我便不得不委縮許多，使我成爲一個委瑣不堪的小人物，儘管我一方面努力，另一方面也時刻感覺我自身能力的薄弱，不足以振興家業。

譬如，人都不能將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消除淨盡，人也不能將自己的心與別人交換一下，設身處地的想想；人更不能澈頭澈尾的原諒人：這原是我從前的幻想，却都變做了如今的實感。

父親！請你先聽着罷：你兒子已於本年七月裏結過婚了，父親！這是件終身大事，你聽了後，爲我喜歡還是爲我悲傷呢？若若是你兒子所心愛的一個人，經過了幾多波折，才有今日，似乎應爲我喜歡，但是如今的心懷，已非疇昔的心懷，如今的環境，已非疇昔的環境。父親！一切你都離開我遠了，